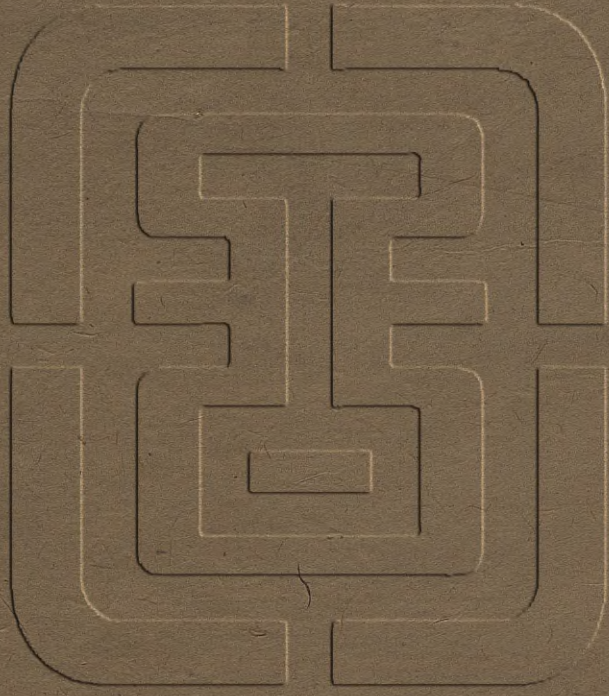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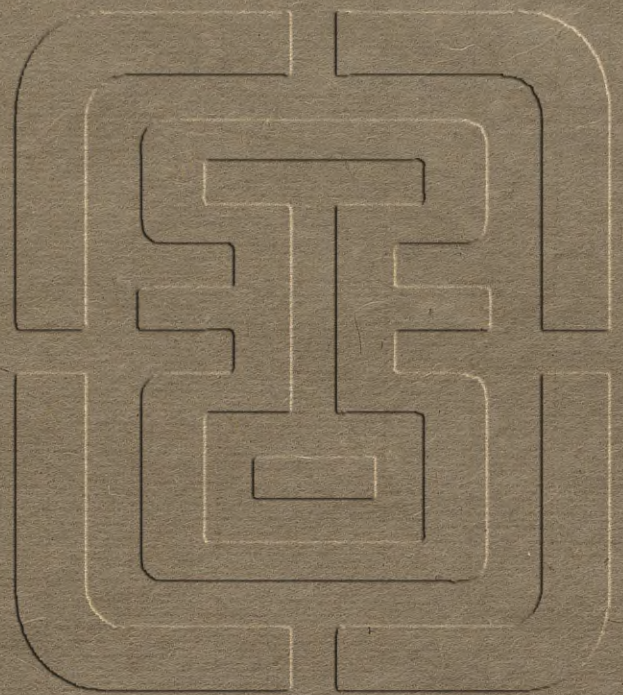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金石例卷之八



濟南 潘昂霄 景梁

書死例

書死于官著年月日例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

其僚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

施先生誌

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

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

河南少尹
裴君誌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

河南少尹

李公誌

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于官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誌

書死于官不書年月日例

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考功員外盧君誌

年七十三以其官終興元少尹房公誌

以疾卒官年五十九清河郡公房公誌

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

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故相權公誌

書死于家著年月日例

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

十有六矣崔評事誌

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于家贈

兵部尚書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誌

書死于中道外州著年月日例

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

西雙正年四十有七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遂

卒年五十七朝散大夫孔君誌

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卒春秋六十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誌

書死于中道外州不書年月日例

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

李元賓誌

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誌

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

監察御史衛府君誌

書病死例

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暴疾卒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誌

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

太原參軍苗君誌

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

殿中侍御史李君誌

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

國子司業賈公誌

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南陽樊紹述誌

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

集賢院校理石

君誌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

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

許國公韓宏神道碑

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

息國夫人誌

書不病而死例

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

中散大夫河南

府尹祝

君誌

書死而不書死之地例

春秋五十八薨于元和五年八月六日 江西觀察章公誌

年三十七以卒 殿中少監馬君誌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 柳子厚誌

書死而不書死之歲月例

年三十七以卒 殿中少監馬君誌

書生死年月日例

生元和四年年三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誌

書死不書病例

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于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

九 河南府法曹盧府君夫人苗氏誌

書死為薨例

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

十有六 扶風郡夫人誌

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

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

以羸毀不仕即命又加喻勉 楚國夫人翟氏誌

書葬例

書勅葬例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

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

官給之京兆尹監護許國公韓宏誌

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

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幽州節度判官贈給

車中張君誌

書詔許還葬例

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某年

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誌

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

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

下太師墓左除名人董府君誌

書自他州返葬例

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

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崔評事誌

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

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

君誌

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揆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

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虞部員外郎張府君誌

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

金石例 卷八
先塋

監察御史
衛府君誌

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

柳子厚誌

書葬他州例

初君樂號之士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

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

號

韓府君誌

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

惜也已

韓滂誌

書葬祖父墓域例

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嗚臯山下 自簡州

而下皆葬嗚臯山下

河南少尹李公誌

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

僑墓十里

殿中侍御史李君誌

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

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

貞曜先生誌

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

人之墓次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羣誌

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

國子司業賈公誌

書夫耐妻墓例

某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其縣某地大學博士

李君于誌

其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

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

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瑩國子助教薛君誌

書妻祔夫墓例

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

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清邊郡王楊燕奇誌

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扶風郡夫人誌

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碑

書合葬例

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姓李隴西人君在配

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

年六十六而終君祖子興濮州濮陽令父同舒

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

洛交令考功員外盧君誌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

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

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

葬其世曰由涼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日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妣如事其姑其于家不敢有專焉其葬日翱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誌

書各葬例

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誌

書因某人歸葬例

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

李元賓誌

書本月內葬例

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

乳母誌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誌

書本年内葬例

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

月十日云

考功員外盧君誌

其年七月某日耐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河南府法

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誌

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于洛陽平

陰之原太原府參軍苗君誌

書明年葬例

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銀青光祿大夫龔陽郡王平陽路公誌

明年二月葬河南偃師河中府法曹張君誌

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中散大夫河南天杜君誌

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江西觀察韋公誌

特書某年葬例

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楚國夫人崔氏誌

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江西觀察常侍太原

王公誌

不書年月日例

即葬于其地烏氏先廟碑

不書葬地例

樊紹述既卒且葬南陽樊紹述誌

書某月幾日不書甲子例

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崔評事誌

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國子助教薛君誌

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

興元少尹房公誌

書某月甲子即不書幾日例

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

陰杜翟村

河南少尹裴君誌

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

龍門山先人兆

處士盧君誌

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

殿中侍御史李君誌

此例斷自昌黎者前此文人未嘗言法而銘章之託又不必定是文人故詳略之間名隨其意昌黎始漸漸於應法不應法然後有例可言而昌黎遂為古今銘章

金石例卷之八終

之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前有漢魏後有宋元兼資博采亦存乎其人耳

金石例卷之九

濟南 昂霄 景梁

○論古人文字有純疵

前輩作文各有入門處選之本孟子永叔亦祖孟子故其

講論純正少疵子厚明允集中皆自言其所得處明允

多自戰國策中來視子厚為不純子瞻亦宗其家學氣

燄赫奕人多慕之然少純正要之自六經中出則源深

而流長人但見正大溫粹不知其所養者有本也此最

當謹所習之始者不謹則末流可知

○論作文法度

文者貫道之器必有其所載之而後出脩德之筋行是其大非探源之論

不識體制
則如南宋
諸儒學雖
醇而文不
光

立本論前說備矣本者既立必學問充就而後識見造詣
凡見之議論言語者皆正大純粹如冠冕佩玉入宗廟
之中人自起敬學力既到體制亦不可不知如記贊銘
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雖有實行識
者幾何人哉體制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
轉折反覆照應關鎖綱目血脉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
助自得於古人

韓文公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
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
荅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
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頓相公書
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
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胸中之自得者

黃氏曰抄韓文公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爲怪下筆
令人慚則人以爲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
公殆矯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然歷數百年至
本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弃而發擲之否者終
于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過野人
議壁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爲文鮮有不與之背真知公
之文者又幾何人哉愚嘗嘆息而爲之自警曰人誰不

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往而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執筆則往往而非其體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真無益哉

答劉正夫書論爲文譬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及觀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切深者其收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竽而鼓以瑟所謂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不足以自見怪怪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乎

答李翊書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也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于人而取于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于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

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亡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

文之爲用上者
載道下以載心
其人古斯其文
古矣如果不違
於今必非古文
也近賢以文爲
應酬世故之具
避就既多不暇
自遂亦何怪其
動皆背法耶

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雖幾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韓退之

柳柳州答韋中立書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

朱文公曰韓柳答李翊韋中立書可見其用力處

與友人論文書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僻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

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
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剋精竭慮
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
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
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于萬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
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
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
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
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
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

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

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于後祀聲

遂絕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

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

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

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柳子厚

蘇明允上歐陽公書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

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

轉蜿蜒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

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蘇子由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宕頗有奇氣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無抵悟聖人者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太經云本贊

柳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本傳

蘇子瞻曰歐陽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余亦此決非歐蘇二人之言也

謂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此一時有激之言非篤論也

歐陽公文集序云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

折之至理故
昌黎之文有
義例可言

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蘇子瞻

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修英宗實錄謂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指陳世事述敘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

蘇氏尚才不尚學故不可以例拘

汎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黃氏日抄蘇子瞻曰凡人作文須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凡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情態橫生

李漢老曰爲文之法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便定後來長進只就上而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

摹倣之說未爲確論人自各有天性其姿才不同一涉摹倣無論工拙皆失其真矣

杜牧之曰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采爲兵衛

李文饒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朱文公曰古人作文多摹倣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純熟今

人于韓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工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杜詩韓文蟠天際地不過到得文從字順地位即聖人所謂辭達而已者也

歐陽公曰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鶴山曰辭根于氣氣命于志志立于學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公曰長衮善舞多

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甄之則蔚乎其春榮

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平齋洪公曰古今萃于胸中造化運于筆下多讀多做兩

盡爲勝

夏文莊曰美辭施于頌贊明文布于牋奏詔誥語重而體

宏歌詠言近而音遠

陸士衡曰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 銘博約而溫

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 要辭達而理舉故

無取乎冗長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

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

野處洪公曰文章有淵源有機杼有關鍵有本根 用其

文如老農之用耒旦而漑中而芸深耕而熟耰之吾文

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不三代若乎欲然自視未能參

于柳州吏部之奧則日引月長不至不止也

朱文公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使用著朱景文云人之

屬文有穩當字第學者未能用著所以要多讀多做做多讀多則自初思之未至也然用著所以文成之後不厭多改

李德裕文箴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忽恍而來不思而至

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

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

朱文公曰前輩文有氣骨故其文壯今人只是于枝葉上

粉澤爾 後山攜所作謁南豐因畱款語適作一文字

事多因託後山爲之成數百言南豐曰大畧也好只是

冗字多後山請改竄南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

此論文精語也 若一一以例言之則下筆時有一合例不合例橫據其胸中即所謂天者不全而神先敗矣故例不可無而亦不可拘執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行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全因歎服遂以爲法

近來爲古文者其趨嚮稍正每苦於沈溺皆由才不勝也爲古文雖非騁才之具却要才以才爲主而以學輔之不可以學爲主也

今天下能爲古文無過姚姬傳然桐城之論皆以學爲主故其傳皆止而其才皆乏無以滿天下才人之志量

文心雕龍曰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
圍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鳴鳳也 鎔冶經典之範翔
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萃甲新意雕
畫奇辭 才有天資學謹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
成綵定難可翻移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 才爲
盟主學爲輔佐 善爲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
非少相避爲難也 曾文昭曰文才出于天分可省學問之半
汪彥章謂傳自得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往往昧于體制

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

○論作文當取法經史造語

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機杼物采
規模制度無不俱備者張安國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
有八曰是當爲記于經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顧命游廬
山訖事將哀所歷序之曰何以景文曰當用禹貢
敘事法禹貢顧命考工記其次左傳史記西漢書各物當
類編字面考究 論事似賈誼董仲舒劉向

句法求之檀弓則音節響亮言語絢麗

銘辭贊頌不似風雅則俚而無足

詩當得風雅頌之旨趣因事感發性情之正騷選以下宜取其體製唐律當學他格式嚴整至於淫艷乃所當戒余教人作文先要令解其經蓋以所說之書使之演文既是熟于義理就其中抑揚以得作文之法此是求速化之術全章既能解釋則作疑義設疑以問之以觀其見識若能因所問得其旨意則心地已開見識已到然後斷史以觀其處事如此則作詩作文無所不通矣良工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無與於弓冶教人者使之以歸其理此當與智者道學者能如是用工他日悟其言之有味不然視之爲迂闊而近效亦終不可得矣

○學文凡例

凡金石文例詳見前卷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曰跋皆文章之流也匪著其目則學者無所于攷用列于後云

制式

門下云云具官某云云於戲云云可授某官主者施

行

擬制之始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為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

制書次焉其文曰制顏師古謂為制度之命唐王言有

七其三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批

答其二三篇白居易入翰林以所試制加授祐兵部尚書領涇州韓偓試武臣受東川節度制此試制之始

也舍人不試多自學士遷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宋朝知制誥元豐改中書舍

人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號為異禮所以試者觀其

敏也試制詔三篇宰相俟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

目方下

擬制之式

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為佳如所擬有檢校少保又有儀同三司又換節又帶軍職又作帥四句

中能包括盡此數件是也若鋪排不盡則當擇題中體面重者說其

餘輕者於散語中說亦無害輕者如軍職三司是也制起須用四

六聯不可用七字制頭四句四六一聯散語四

句或六句不須用聯具官名須于職官分紀尋替換字如

尚書為中臺吏部為選部禮部為儀曹似此類須每

件尋兩三般蓋臨時有聲律虛實之不同也郎曹以

下不必記非從官而記者止卿監司業制中散語

不可四句相似如兩句用之字則下兩句用以而字

可也不然則上兩句之字在第五字下兩句之字在

第四字亦可

西山先生曰制誥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制詞三處最要用工一曰破題

要包盡題目而不麤露前四句體貼二曰敘新除處欲其精

當而忌語太繁推原所為設官除授之意用古事為一聯尤好如莫侍郎步軍制法黃帝之兵允顛為營之重資漢人之技莫

如用步之強最妙三曰戒辭於戲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須

古事或古語為聯切於本題有丁寧告戒之意如傅景仁少保侍讀用說命周官周子及楊帥制用擊楫中流陳自明宗室觀使制用祕書仙圖此等事既親切而造語妥

貼是為可法野處洪公贊所業書曰昔丁文簡公未遇

之日手其所為制誥一編贊諸王公大人之門人見

者皆非之丁獨毅然不顧曰異日當有知我者其後

直掖垣登玉堂以至政地而昔日所為文始盡得施

用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

倪正父曰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

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凡文

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體製龍溪益公號為得

體製然其間猶有非君所以告臣人或得以指其瑕

者

朱文公曰范滂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

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

顧惟沖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于四六者

却不能及

宋一代制
辭無過劉
原父歐蘇
莫及何論
他人

李公父欲應詞科西山指竹夫人戲曰試為進封制可乎公父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安丙夜之枕輾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稱賞

王者之京東淮東宜撫制戒詞云公干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尚勉周之三事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于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畱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所以不覺

北海督府訓詞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揮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純粹王禹玉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誥式

勅 云云 具官某 云云 可特授某官二人以上同制則

于詞前先列除官人具銜姓名可特授某官于勅下

便云某官某等末云可依前件

侍從以上用聯詞餘官云勅具官某云云爾云云

擬誥之始

誥告也其原起于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

漢文三王詔
辭爲璽書極
則後多倣之
以此爲準猶
之蘭亭無惡
刻耳

五戒二曰誥成王封康叔唐叔命以康誥唐誥漢元
狩六年立三子爲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曰翰
林制誥中書曰中書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宋朝西
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

擬誥之式

東坡制詞有議論荆公南豐外制佳

王子發曰南豐本法意
京職守而爲之訓勅人

人不同咸有新起衍裕雅重自成一
家 胡致堂曰辭貴簡嚴體歸典重

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羣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
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
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

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唐錢翊曰體正而有倫詞約
而居要終始明白所以爲誥

詔式

勅門下

或云勅
某等

故茲詔示

獎諭誠諭撫
諭隨題改之

想宜知悉

擬詔之始

周官御史掌贊書注云若今尙書作詔文秦改令爲

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

其文曰
告某官

四曰誡勅

其文曰有
詔勅某官

唐

貞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其後

學士試批答宋朝西掖初除試詔紹聖試格止曰誡

諭如近體試論風俗或百官之類紹興改爲詔

唐封敖
作慰邊

將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賜李德裕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李德裕草詔
賜王元逵何宏敬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皆切中事情宋朝錢若水

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窟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汪彥章草賜高麗詔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

擬詔之式

東萊先生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

能為漢詔宋賢中惟公是公非二劉兄弟乃空前絕後之作百世可法

散文當以西漢詔為根本次則王岐公荆公曾子開詔熟觀然後約以今時格式不然則似今時文策題矣兩漢詔中語如吏獨安取此皆秉德以陪朕之類當勾抹出規倣之

李漢老曰兩漢詔令温厚雅馴或人主自親其文不然其他或汝或漢廷遣梁王書令司馬相如親草乃行亦非王或公皆當有別人主自親其文也

吳茲與唐叔義詔皆得體

西山先生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叅

以兩漢詔冊朱文公曰三代詞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

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可為代言之法南豐曰

典正謹嚴尚為近古唐常袞楊炎无稹之屬號能為訓詞其文未有遠過人者朱文公曰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嘉祐以前文雖拙而詞謹重所以風俗淳厚宋一代制誥至公是公非二劉兄弟出而兩漢之風復振前此所未有後此亦未有以繼之也

表式

賀

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覲某月日者祥瑞表云伏覲太

守臣表云伏覲都進奏院報云云者云云臣某懼忤懼忤頓首頓首竊以云

云恭惟皇帝陛下 云云臣云云臣 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臣 某懼忤懼忤頓首

頓首謹言

年 月 日具官 臣 姓某上表

謝

臣某言伏蒙聖恩 云云 者 謝除授云伏奉告 云云 臣 某惶

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 云云此段或云伏念臣 皇帝陛下 云

云臣云云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進謝恩詩云謹恪齋沐撰 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

首謹言

進書 進貢 陳請

臣某言 云云臣 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 云云進國史 等

云云餘用 恭惟皇帝陛下 云云臣云云臣 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陳請表云臣某等無 所有某書若干卷

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進詩云恭和御製詩之類 進貢云某 臣 某

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代宰臣以下陳請表如請御正殿之類

陛下云云未云伏 望皇帝陛下云云

擬表之始

表明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

奏秦改爲表漢羣臣書四品三日表 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

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陽嘉元年左雄言孝廉先詣公府文吏課
賤奏又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
歟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
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亦試表

擬表之式

東萊先生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如代樞
密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
賞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闡之珍
視師戡難俱見樞臣之意非泛泛引用此如謝
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辨乎易文
兼五典皆聚此書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定格

如進寶錄寶訓表中謝後當說恭以某宗皇帝
一云云

頌德不用竊以羅疇老代高麗修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

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藿之心天闊露零亦被蓼蕭之
澤二事人用之極熟此聯稍變言語遂為佳句大抵
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泛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肅
謹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
可尖新鋪敘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

誠齋楊公曰有用古人全語而雅馴妥貼如已出者
介甫賀冊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

鷄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任彦章賀神降萬

歲山表云恍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

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多得曾子固云鉤陳太

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濤不驚

露布式

尚書兵部

唐曰尚書五兵 隋唐方曰兵部 唐龍朔二年曰中 臺司戎 天寶十一載曰尚書武部 至德二載復舊

臣某

言臣聞

云云

恭惟皇帝陛下

云云

臣等

云云

臣無任

慶快激切屏營之至

唐露布云不勝慶快之至或云無任慶躍之至

謹遣

或云

某官奉

露布以聞

擬露布之始

露布之名始于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

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

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

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露

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

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某露布天

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

天下聞知乃書帛建于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

彭城王勰曰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

王肅獲賊二三皆為露布韓顯宗有

高曳長纜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傅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為露布杜弼即書絹不起草唐

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

聞集羣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

隋開皇中撰宣露布禮

張昌齡為

崑正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為士所稱于公異為招討

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

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嘆焉

薛收為露布或馬上占襟封常清于幕下潛作捷布

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苻堅命題似有可疑

然文章緣起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而魏志注

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布隋志有

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

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當考

宋書云楊文德建露板馳告朝廷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神聽也

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

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

擬露布之式

東萊先生曰頭四句後再用兩句散語須便用兩事

如蠻夷則用前代伐蠻夷之事盜賊則用前代伐僭

亂之事

尚書兵部

臣

某等言

請

臣聞

說伐叛之意

恭惟尊號皇帝陛

下

頌德更說四方向此賊獨拒命

某賊

須極罵之須說當時罪

臣某等

說受成攻伐

某賊

說當

時拒賊 臣等 說攻討次第 斯皆 歸善 臣 云云 末用一聯結

西山先生曰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麤無害不然則與賀勝捷表無異矣

翟公巽作擒賊露布曰不以賊遺君父已殄凶殘凡克敵示子孫毋忘勲伐

張燕公平契丹露布曰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

王元之擬李靖露布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餓虎暫為掉尾之求購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

檄式

某年某月日某官某告某處 或曰移某郡 蓋聞 云云 末云檄

到如章書不盡意 或云茲言不欺其聽無惑或云茲言不喪其聽無違故為檄委曲檄到其善詳所處如律令或云檄到宣告咸使聞知 司馬長卿喻蜀檄 首云告巴蜀太守末云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意無忽 陳孔

彰為袁紹檄豫州 首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蓋聞 云云 司空曹操 云云 幕府 云云 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 云云

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首云年月朔日守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 蓋聞 云云 故令往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

如詔律令 鍾士季檄蜀文 末云各其宜 宋告司寇二州 末云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又尚書符征南府末云文書千里驛行

擬檄之始

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

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于此然春秋之世

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

使詹伯辭于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

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魯仲連爲書約矢遺燕將秦尉佗移檄蒯通說范陽

今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漢有羽檄顏師古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爲

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七尺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

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謂其爲文

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

諭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諭中原豪

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使喻莎車諸

國是也釋文曰檄激也文心雕龍曰檄檄也宣布于外皦然明白

擬檄之式

劉勰文心雕龍曰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本

原戰國始稱爲檄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

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標著龜于前代

垂鑿鑑于已然諷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故植義颺

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

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辯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冊府元龜序曰暴揚過惡張皇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諭去就之理陳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爲福誕告士民使知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

武驥

東萊先生曰檄書頭說某官告某將士蓋聞說討叛招說

一段云云惟爾某處將士說為賊拘脅而不能幕府說受命討賊申

兵之盛敘當時形勢說有過人大度之意末以歸附則有厚

賞情終則有顯戮自擇禍福結之末云凡所賞科其如令甲

吳芮效忠世裂長沙之壤田橫亡命身貽周益公擬諭隗囂檄云若

海島之差顧逆順之灼分惟智愚之審擇

乃軍中文字檄貴鋪陳利害感動人心 所業檄題

欲出唐大將軍河南招慰使傳州縣檄出題出夏侯

端傳乃高祖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覺氣象佳

但所疑者一慰字耳 漢以前無檄六朝以來未有

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四六如司馬相

如喻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

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 論蜀文即漢檄也魏武帝露布九卷

賈王檄鄭畋移檄藩鎮 即六朝以前露布也

柳子厚伐黃賊牒云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

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

擒滅

箴式

李克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序云云箴辭用韻語末云敢告云云如揚雄百官九州箴之

擬箴之始

箴者諫誨之辭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盤庚無伏小人之攸箴庭燎因以箴之召公曰

師箴師曠曰文心雕龍曰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于

周書文傳篇商箴見于呂氏春秋名類篇又謹聽篇周

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虞人掌獵為箴漢揚

雄擬其體為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之作者咸依倣

焉隋杜正藏舉秀才擬匠人箴擬題肇于此唐進士

亦或試箴顯慶四年試貢士箴開元十四年考功箴廣德二年轅門箴建中三年學官箴

周虞人箴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

人司原敢告僕夫告僕夫不

擬箴之式

東萊先生曰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各以其官

所掌而為箴辭如司隸校尉箴當說司隸箴人君振

紀綱非謂使司隸振紀綱也如廷尉箴當說人君謹

刑罰非謂廷尉謹刑罰也

箴尾須依虞箴獸人司原敢告僕夫之類止是隨題目改

則云史臣司天宗正箴則云宗臣司族廷尉云官臣司刑司隸校尉云官臣司直太常云禮臣司典其下句敢告隨韻改之大抵如敢告誓御敢告僕夫之類

是也

此雖正例然言各有當為君而作則當有敢告云云若為臣而作或為己而作如昌黎五箴則又不可拘泥所謂文無定體

箴銘贊頌異名而同物其用相通隨宜施之耳几杖之銘盤杆之書欲分之而不可得分也

西山先生曰箴銘贊頌雖均韻語然體各不同箴乃規諷之文貴乎有警戒切劘之意詩庭燎污水等篇左氏虞人箴揚子雲百官箴古交張茂先女史箴白居易易續虞人箴柳公綽太醫箴王元之端拱箴文粹中諸箴時時反復熟誦便知體式箴者下規上之辭須有古人風諫之意惟官名可以命題所謂百官箴王闕各因其職以諷諫如出周保章箴則當以敬天為說其他皆然又有非官名而出箴者若宣室上林清臺之類亦當引從規諷上立說東萊先生考工令箴監于太宗罷露臺役一言興邦

萬杵咸息監于中宗肅然齋居器械技巧圭黍莫誣

就用漢事 擬漢箴則當用漢事他可類推獨不當用竄可以為式 入後世故事後世字句耳

胡廣百官箴敘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于

下忠臣納之于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文心雕龍曰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

補綴總稱百官所謂追清風于前古舉辛甲于後代

銘式

序 云云 銘詩用韻語 諸墓銘式已見前卷此所紀官室器用等皆有銘文例不可畧也如張孟陽劍閣銘柳宗元塗

山銘之類

擬銘之始

銘始于黃帝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

應劭曰盤孟諸書黃

帝史孔甲所作銘也

禹銘筍簋湯銘于盤

銘者名也因其器名書以為戒也

武王開丹

書之言為銘十六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

時計功大夫稱伐文心雕龍曰夏鑄九鼎周勒楷矢

令德之事也呂望銘昆吾仲山鏤庸器計功之義也

魏顛景鍾孔惺衛鼎稱伐之類也蔡邕銘論曰德非

此族不在銘典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考工

記嘉量有銘文選序曰銘則序事清潤陸倕石闕漏

刻二銘皆有序張載劍閣銘末云勒銘山阿敢告梁

益則寓警戒之旨隋杜正元舉秀才擬燕然山劍閣

唐孫樵
潼關甲
銘亦最

得古人
為銘之
本意

銘杜正藏擬弓銘唐崔渙還調吏部侍郎嚴挺之施

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建中三

年進士別頭試欹器銘興元元年朱干銘則以銘試

士尚矣

擬銘之式

文心雕龍曰箴貴確切銘貴宏潤事必覈以辨文必

簡而深

朱文公曰武王諸銘有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不

可曉者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隨所在寫以自儆今

人為銘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如湯盤銘之類

擬記之始

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秦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後擬題做之

漢記之有銘者多矣蓋止是乎

擬記之式

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語贍所謂格律但熟考總類可也所謂立意如學記泛說尙文是無意也須就題立意方為親切柳子厚柳州學記說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此兩句便見嶺外立學不可

移于中州學校也所謂語贍如韓退之南海神廟文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一段老蘇兄渙字序說風水一

段是也雖欲語贍而不可太長

謂專事言語

不可近俗不可

多用難字

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徧攷古人用意下句處

又須作一册編體製轉換處不拘古文與今文大畧

編之如喜雨亭記亭以兩名志喜也柳文宣王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似此之類此作記起頭體製

也歐公真州發運園記中間一節此記中間鋪敘體

製也柳萬石亭記附零陵故事之類此記末後體製

也

昌黎新作水門之類用漢碑格式乃真是記體若歐曾等記直是論學書非記體也不可不知

此等只是宋以後文家體製古文豈必若是

記序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

為工而忌浮靡纖麗文心雕龍曰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剛善剛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剛而意缺

則短辭敷而言重則蕪南宋以後諸家尚學而不尚才故其功究

朱文公日記文當考歐曾遺法科簡刮摩使清明峻

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又曰歐文敷映溫潤南豐文峻潔

學豐樂亭南豐擬峴臺道山亭荆公信州興造桂州修城記

張文潛曰文人好奇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

又取古人訓詁希于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反覆咀

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石林曰今世文章只是用換字減字法

張伯玉吳郡六經閣記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

記宋人說部中載此事有某士謁某公命作尊經閣記屢呈不契最後某公援筆為改起句云此由識超故語自警絕

元祐中新作御史臺詔曾子開為記其畧曰責人非

難責已為難二云云惟其不難于責已則施于責人能

稱其任矣苟異于是得無餒于中哉世以為名言

贊式頌說附後

序二云云贊曰二云云

擬贊之始

贊者贊美贊述之辭文選序曰圖像贊贊興文章緣

起曰司馬相如作荆軻贊班史以論為贊范曄更以

韻語隋志曰後漢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蜀揚戲著季漢輔臣贊漢明帝殿閣畫陳思王為贊夏侯湛東方朔

豐樂醉翁諸記直是賦體諸學記直是論體宋諸家為記無逮唐人者此當上取漢魏碑版而以唐人為宗不宜取本歐曾

昌黎後漢三賢即以贊為敘事

對文而言則頌自頌贊自贊若渾舉其體則頌讚箴

銘互相通攝也

畫贊序

云云

乃作頌焉其辭曰

云云

袁宏三國名臣

序贊序

云云

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

云云

先序後

贊與今體相類唐建中二年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

賦此試贊之始中興書目云顧雲鳳策聯華三卷有

補十八學士寫真像贊安西都護府重築碎葉城碑

皆因舊事而作

擬贊之式

西山先生曰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贊者贊美之

辭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于贊尤貴瞻麗宏肆

須鋪張揚厲以

典雅豐綽為貴

昌黎聖德詩徂徠慶歷頌此正格也其用事

造語最忌塵俗須讀熟三百篇博觀司馬相如揚雄

諸賦與夫漢郊祀歌文選所載二京三都七啟七發

之類及韓柳文韻語文字則筆下自然豐腴矣

頌式

序

云云

頌曰

云云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

擬頌之始

詩有六義六曰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

為頌文心雕龍曰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商

周及魯皆有頌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隋杜正元

舉秀才擬聖主得賢臣頌唐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

龍頌十五年試積翠宮甘露頌宋朝淳化三年楊億
于學士院試舒州進甘露頌遂賜及第則試頌尚矣
宋書曰鮑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頌詩有序亦不可
畧也有終篇同韻者如元和聖德詩有四句換韻者如平淮西碑箴銘贊倣此

擬頌之式

文心雕龍曰擬清廟範駟那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
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 取鎔經意自鑄偉辭 又
曰賈誼枚乘兩句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
其志也昔魏武論詩嫌于積韻而善于質代陸雲亦
稱四句轉韻以四句爲佳金樓子曰班固頌學向云贊頌相似

序式

未云 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作送某序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
官咸作之命某序之 於是登第而歸將榮于其鄉也能無說乎 慶
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平言 故有以贈童子 工乎詩者歌以係之
于其別申以問之 于其行姑與之飲酒 于其行姑以是贈之 書以爲別
潭唱和詩序 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於是咸
賦詩以贈之 重生之還者皆爲詩某最故又爲序云 遂各爲歌詩六韻
退某爲之序云 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俾余題其首題杜韓
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某直而甚文樂
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某也故於是乎序焉 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故詩而序云 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遂繫之而重以序 于其往也
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
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序之 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
抗手而別 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于將
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故爲
之言 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故于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柳子厚

擬序之始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于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

擬序之式

東萊先生曰作記序若要起頭省力且就題說起謂

如太宗金鑑書序則便說太宗皇帝云云說鑑治亂

賢不肖之意如花萼相輝樓記則便說唐玄宗明皇

帝云云說兄弟友悌之意不可泛說功德須便入題

意

書目有異同者如南豐戰國策目錄序末云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云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

序之為路甚寬其用亦廣更有何例可言

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卷數有序于首者如唐開元禮序云明皇帝之十四

年云云為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是也有序于末者如

唐大衍歷序云其書有歷衍七篇歷議十篇畧例一

篇云是也

夫序由詩書左傳有序故說者謂序典籍之所以作

大抵序以善序事理為上如後世贈送燕集等作隨

事以序其實觀古人制作其體式可概見矣

諸跋

跋者隨題以贊語于後者也或前有序引當掇其有

隨時隨事了無繩尺惟一書不兩序乃古人大義所在不當破却爾

關大體者立論以表章之須要明白簡嚴不可墮入
窠臼古人跋語不多見至宋始盛觀歐蘇曾王諸作
則可知矣

碑陰及後序即古人跋語亦即宋以後
人作跋所由來耳

金石例卷之九終

郝伯常先生編類金石八例此名為金石八例實專指
銘章言之

世系 名字 始起

建功立事 年壽 薨卒

殯葬 銘辭

蒼崖先生十五例

入作造端 名字族姓 鄉貫

世次先德 文學藝能 仕進歷官

政迹功德 高年卒葬 生娶嫁女

總述行迹 作碑誌 銘辭

孤弱 祠廟原始 立廟祠祭

右先生金石例皆取韓文類緝以為例大畧與徐

秋山括例相去不遠若再備錄似為重複故止記

其目于此云

金石之例不勝枚舉惟碑版之用為大舉例者祇宜就

碑版言之其餘瑣瑣者挂一漏萬固可以無述也碑版蓋史法所在例所摠滙韓歐未出以前隨人作之莫講義法自韓歐出而銘章之作駕出史傳之上故言例自韓歐而始誠不易之軌也然專主韓歐則又苦拘隘而其用且有時而窮今宜上取漢魏六朝下取宋元明之謹嚴有法者附益之其不可爲法者則舍而勿取旣以例言則義在周謹防其流濫非取騖博者也

金石例卷之十

濟南 潘昂霄 景梁

○史院纂修凡例

凡二十七條 此亦當日官書蒼厓錄之非其所自撰

聖旨詔制

凡已經翰林院潤飾者並全書其有直言直語者只先作隨所見聞敘其事情條格末却書云是日詔諭中外

元正朝賀

如御正殿則書上御正殿受諸王百官朝賀或改日或免賀正日必書其故或在行則書上駐蹕某所扈

從臣僚便賀于行宮

外國來賀

于賀下連書以次引見諸國使人如常儀若止是一

國則曰某國遣其某官臣某來賀其有朝辭日分隨

日月書

車駕飛放

書某日上畋于近郊至每日移駐蹕之地亦書及還

宮則書上還宮

車駕行幸

某日車駕幸上都每日駐蹕隨事有可書者則書之

至上都則書及還大都則書車駕還大都駐蹕亦隨

事見至大都則書上還宮若事蹟中不見則不書

嶽瀆降香

某日遣使持香祠五嶽四瀆后土如衡山始入版圖

東海南海始遣使皆書至嶽瀆海加封則先書加五

嶽四瀆四海封號某神加某號詳書之畢却書分遣

使臣奉制辭香幣祠于廟所如西海北海附祭亦合

書于初年後不復書或專遣一使徧行則特書

聖節朝賀

今書聖誕節某日受朝賀則同元日書

諸王稱號

親王除有封爵者書其爵諸王並稱親王其有昭穆可考者雖無封爵直書某昭穆小名

皇屬除拜

皇屬前有內職者書立某封某氏爲皇后自外選內者書納皇后某氏太子書立某王爲皇太子公主出嫁並稱下嫁

內庭宴集

爲某王某國來朝設宴則書餘則否

大會諸王

緣故有所考則書

神祇祭享

本朝無郊社如灑馬乳之類事迹中可見則書社新立則書始建社稷于國西宗廟每歲一享則書享于太廟攝獻官隨所見書如燒飯等亦隨所見書僧道祈禳隨事蹟擇其大者書之

百官拜罷

左右丞相則書拜平章則云以某官平章政事左右丞則云以某人爲某官參政則云以某官參知政事罷則書罷因功罪則各書其下貶降竄籍誅殺皆書

百官除目

三品以上則書其間有因事得官或特旨與官者不當以品數論當悉書之

蒙古言語

有合書者則云為國朝語

誅殺罪人

前代殺當其罪者書某人伏誅其不當者書殺某人其大辟則歲終書是歲斷死刑幾人或有奏讞出入者則附書其下

錫賚犒勞

當書緣故前代多是銀絹錢帛今多有細色緞子之類隨事實書又銀與鈔例合以兩及貫計不須計定數其餘賜當從其實

甲子日分

前史並書甲子不書日分近所草定兼日分姑欲易見耳今各精攷甲子悉刪去日分

天地災異

京師所見則皆書偏方或見有成災者則皆書餘則否

奏除臣僚

內有奏而不允者必書其故無故者否

奏對陳言

臣下言事有關於大體者雖不準亦書

陞加散官

初授散官各官合與備書其後隨職例陞者不書或隨職降者則書不遷職止陞散官者則書加某官

征伐收撫

如平定諸國初則書命某人率師伐某其後次第悉書至入國都則書某國平下併書已行事實或有反叛則書何地某人反命某人率師討之其後次第悉書至賊破敗畢則書賊平上親征者亦然

外國君長

外國不相屬時則書某國主某姓立則書某國主某立自朝廷立之者則書某國王某卒立某人爲某國王未封王者書世子

營造工作

宮殿皆書寺觀亦書器物關朝廷用度者則書餘則否

臣下奏事

凡中書省官同奏則稱中書省官奏臺院亦同如一

二人奏則直指其人。或其他有司令省中奏則稱中書省轉奏某人言某事。或左右近人奏亦直書某人奏某事。其後得旨可之則稱從之。有一日奏數事則類事于後稱並從之。否則書不允有旨並載于下。啟皇太子稱令旨準否則稱令旨不從。

臣僚薨卒

宰相重臣書薨餘俱書卒。

此雖當時故事無用於今。然臨文省覽亦斟酌變通之一術。可以權古今之宜者也。

金石例卷之十終

先文僖公所著金石例十卷。制度文辭必稽諸古。所以模範後學者也。每見手澤不忍釋去。與其私于一家。孰若公于天下。傳之子孫。孰若法之人人。使咸知先公之心。去浮靡以還淳古。顧不韙與。謹刻之梓。嘉與士大夫共之。至正五年春三月望。濟南潘詡敬書于卷末。

此書元刻于濟南。文僖之子刊定。重刻于鄱陽。王思明校正。三刻于龍宗。武慕泰和楊寅弼抄本。此從鄱陽本錄出。故有思明敘。

此書置案頭二十餘年。繙閱百過。偶有會心。隨手點注。近賢為文多喜翫造。或驚高談。其不欲聞是說也久矣。

昔歲居沈氏嘯園綺雲以所藏書屬爲校閱是書經繙
閱數過於古人作文之要頗有所悟爰錄如左蓋所在
文例雖不可以成法拘亦不能以師心自用也 惕甫
又識

手抄墓銘舉例跋

汪由敦

墓銘舉例四卷明長洲王行止仲所編錄也墓之有銘蓋
慮夫隧之毀而人莫知其誰何故備書其姓氏名字世系
官伐與卒葬之日月以識之俾見者有所考云爾其累舉
生平行誼敘之以文而綴之以詩蓋盛於東漢之世顧其
文類近於俳沿至六朝繁縟彌甚掇拾比擬牽傅成篇文
之敝也曾弗若質言之之無失實也昌黎韓氏乃一以古
文爲之嘗自負學老文鉅不若毀譽於人爲足以信今而
傳後其辭之雅健亦駸駸與子長孟堅史傳相亞止仲之
託始昌黎而敘錄河東以下諸家其見卓矣記曰愛之斯

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孝子慈孫之致其愛敬者於
是乎在而可冒焉馬之乎古之作者文成而法立屢變而
不窮綜而次之條別同異而原其所自始譬夫製器者舉
成器而按其方圓以得其尺度然後施墨而運斤焉不至
偏規背矩而窳敗其器也庶幾矣甲辰之夏借得於吳門
沈君穎谷手抄成帙漫書卷端

